



本书  
丛书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之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期的成长

# 淡紫色的泡桐花

生命体验在清新灵动  
价值去

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对待他人  
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  
成长河流

李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他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之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期的成长

生命体验在清新灵动

价值

去

李修

# 淡紫色的泡司花

的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 对待他  
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  
成长河流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淡紫色的泡桐花 / 李修玲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紫丁香唯美书系)

ISBN 978-7-5468-0547-4

I. ①淡…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8806号

## 淡紫色的泡桐花

(紫丁香唯美书系)

李修玲 著

责任编辑: 张慧梓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76(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47-4

定价: 23.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序言：流离土

冷晰子

玲子说：村庄是一个曾经想尽办法出走孩子内心深处最深沉的疼痛记忆。我如临水照花。

辗转他乡十几年，心中始终珍藏着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有着安宁的四季。熟悉的人，见了面，无所顾忌地说着乡野俚语。可以对任何一个人，袒露所有的门窗。房屋的、眼睛的、心灵的。那里，树木成林，河流清澈，水草丰茂，鸡鸭是伙伴，猫狗是朋友。

夜晚的星月，清亮温柔。蚩蚩自在地唱歌，萤火虫快乐的飞翔。每一只虫儿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和深情的伴侣。那里，必定有一堵未知年代的沧桑土墙。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土墙上找到祖先的指痕和语言的密码，以及所有岁月流逝的深痕浅印和许多古老离奇的乡野故事。当然，也有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和老年，并以一条串联着神秘符码的生命之线贯穿远古与未来，蜿蜒绵续生生不息。无论异乡的旅途多么孤单，我们只要在深夜里，抚摸这个村庄，便会觉得灯光温暖、岁月轻绵。

我深信，无论周遭的欲望多么繁华，每个人心中都珍藏着一个素朴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有清澈的河流和光滑的卵石，有知己般的花草树木。记得村庄里炊烟的味道和井水的甘甜，记得夏夜蝈蝈的歌唱和萤火虫的光亮，记得斑驳的土墙上苔藓的新绿，记得雨痕遍布的青瓦在晨昏变幻的色彩。因为这个村庄，我们流落异乡时，能在一切的兵荒马乱与失落伤怀里镇定自若，安然无恙。因为这个村庄，使得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丰润而美满，永不会清瘦与孤单。

北方的村庄的上空，常常飘荡着葱香酱香。南方的村庄，连尘埃都是浮动的甜润。而玲子的村庄，槐花的香，在空气中欢欣流转。

玲子，喜欢在四月的清风朗阳里，穿着棉布衣衫，发髻轻挽，拎着竹

的  
序言·流离土



篮采槐花，然后，拣几个阳光热烈的日子，铺展晾晒，晒干之后，分装成袋，寄给千里之外的朋友。槐花的香，就这样一路游山荡水，逶迤绵延。我经常在打开邮包的刹那，想象喜欢养狗喂鸡，耕地种菜的玲子，招招摇摇地抱着满怀的香和满心的喜悦与柔软穿街走巷到邮局的门口，在邮递员诧异的目光中，填写远方的地址姓名。我甚至能够想象她握笔低首时眼波里偷偷荡漾的笑。

与玲子相交近六年，六年，看她对友情的爽直诚挚，看到她对人事的爱憎分明，看她在俗事杂芜的裹缠里依是纤尘不染，可爱坦率，看她对文字的虔诚。

所有的书作者，即便已将城市的盔甲穿戴得严丝合缝，或多或少，都会重回自己的村庄，在村庄无言的抚摸下，厚厚的盔甲被一层层剥离。在村庄的怀抱，一如玲子言“风在舔着窗纸，鼓动着冬的诱惑。我将棉衣裹了又裹，告诉自己，一切无关紧要的事，都顺着日子往后排，我宁愿守着一堆篝火，守着一个慵懒的身躯。”

玲子，也游离在村庄之外，却将村庄，当做她与俗世对峙中永立不败之地的底牌，那方土地，是她慌乱时宁静的皈依，是她安放尊严的家园。她的村庄，五味俱厚：有她柔软而蜜甜的童年，有月光下开得浪漫的仙人掌花，有她寄放温情回忆的草莓园，有她梨花一样洁白唯美的爱情，有她无处安放的初恋情诗，有父辈们一生信仰和母亲一生坚守，有亲人们衣衫褴褛的岁月留像，有《二泉映月》在旷野苍凉的咿呀……她在村庄里，如鱼得水。她把村庄每一个角落发出的声音，当成天籁，她将这些声音小心翼翼地收集，谱成贝多芬的《命运》。她把村庄，当做乳汁饱满的母亲，源源不断地汲取着营养，并因此对村庄，深怀眷恋与感恩，无论在城市宽敞的柏油马路上出走了多久多远，她终会在落日余霞中拨开荒野杂草踏着羊肠小道坚定返程，从不惧孤途影单，戴月披星。

我是村庄的孩子，村庄是我的圣经。在玲子温情的村庄里，侧耳倾听着她回归的笈音：犹如《诗经》般质朴，而又有着旷世的优雅。犹如《礼乐》般平实，却又有难以言说的丰泽大美，阡陌纵横的纹路，叶脉般透明而纤细，温热的血液，安静地流淌。只要跟随玲子的脚步，我们就能从中找到熟悉的村落。热泪盈眶地遇见面容亲切的纯朴乡邻和离别多年的亲人。蒿草在土墙根，自在生长；菟丝花温柔地牵缠；怀菊灿烂开放；皂角树奋力亲近云朵。村落的上空漂浮着似曾听说的故事，游荡着已经死去却温度犹存或者热情活着的灵魂，令已在城市的纸醉金迷中丧失部分记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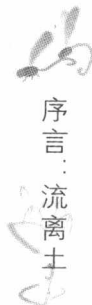
我们，猛然惊醒，忽生疼痛，疑窦满腹：这是不是我们曾生活过的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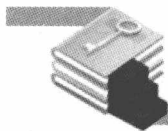
它又是陌生的，找不到我们离开时在村口槐树的树干上刻下的标记，没有存放我们童年记忆的老屋。它只是专属于玲子的村庄，在玲子的心中有如版画雕刻，深痕交错，素朴丰厚。她知悉每一只花鸟虫鱼的语言，能听见村庄每一个角落瞬间的痛苦抑或欢欣的呐喊，熟悉村庄分分秒秒的动感与生机。

长风送笔的深夜，玲子从庸常的生活里起身，在村庄的时间里漫步。弯腰握一把流离土，蘸满指缝流出的咸涩，白袷映月，玉树临风。文字的美，便在这陌生与专属里，开一路淡紫色的泡桐花，芳芳馥郁。

是为序。

2013、5、2





# 目录 CONTENTS

<b>第一辑 长风送</b> .....	1
被鸠鸟牵引的老屋 .....	2
姨妈 .....	5
长风送 .....	7
月光下的仙人掌 .....	10
门前有棵皂角树 .....	12
通往姨妈家的幸福大道 .....	15
流年 .....	20
黑子 .....	24
<b>第二辑 流离土</b> .....	27
风走过的地方 .....	28
龙抬头 .....	31
流离土 .....	34
二泉映月 .....	37
杀猪过年 .....	40
怀念猪 .....	43



村庄的羊 .....	45
菌种 .....	48
爆米花 .....	51
闷冬 .....	54
福仔之死 .....	57
青枣儿 .....	61
青梅 .....	63
哑子 .....	66
病的树 .....	69
兄长 .....	72
八爷 .....	74

### 第三辑 草莓园 .....

芥菜开花的田垄 .....	78
淡紫色的泡桐花 .....	81
哭泣的蒲公英 .....	84
凤仙花开过那个秋 .....	87
草莓园 .....	90
菟丝子 .....	93
牵牛 .....	96
火鸟 .....	102
翠鸟 .....	105
麻雀 .....	108
鸽子 .....	111
鱼鱼 .....	114
生命的符号 .....	117
蛙 .....	120
村庄里的精灵 .....	123



蚱蜢 .....	127
一只蚰蚰的歌唱 .....	130
蝉的绝唱 .....	133
萤火虫 .....	136
河虾 .....	139
行走与发呆 .....	142
<b>第四辑 怀菊的村庄 .....</b>	<b>145</b>
被亲情包裹的日子 .....	146
被村庄留守的姑娘 .....	149
刘家姑娘，我二姐 .....	152
椿树下的爱情 .....	155
出走的三妹 .....	158
父亲的爱情 .....	161
开在村庄的怀菊 .....	164
<b>第五辑 父亲的基督 .....</b>	<b>167</b>
冤孽 .....	168
家 .....	171
母亲 .....	173
天堂 .....	176



# 第一辑 长风送

被鸠鸟牵引的老屋

姨妈

长风送

月光下的仙人掌

门前有棵皂角树

通往姨妈家的幸福大道

.....



## 被鸠鸟牵引的老屋

那条被烟熏得黧黑的房梁上，赫然有一条被菜刀砍开的裂口，仿若一勾正抿开嘴巴甜笑着的月牙儿，却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光，斜射在待人入梦的枕畔，至今忆起我时常惶惶的梦里，一个伸长了舌头的吊死鬼，正狞笑着向我走来。

那是我童年记忆中坐落在平氏镇偏僻村庄中的一个老屋。

我那时正穿着开裆棉裤，跟母亲从镇里回到乡下。那间老屋，是母亲已逝前夫的堂弟空置的两间草房，房门本朝北围成一个四合院落，但母亲为了安静，堵了北门，另朝南新开了一道房门。

那院落居住的陈氏三兄弟，唯老二一表人才，但性格又懦弱，他识了几个字，才经媒人说合，娶了媳妇并生了两个孩子。那媳妇贤惠漂亮，三男丁中有这样一个妇人帮衬，倒也显得其乐融融。大哥三弟终日上山打柴，老二则和老婆孩子守在家中，男耕女织倒也逍遥。

但有谁知道光棍儿的苦衷呢？两兄弟看到相亲相爱的老二夫妇，终有一股难言的滋味。那天下午，两兄弟上山打柴，一路又饥又渴，直到太阳落山返家时，才见懒洋洋的老二出村迎接。老大不免训起二弟：瞧你的熊样，就知在家搂着老婆睡大觉，你转回罢，接着睡，睡死过去倒也干净！说罢兀自挑着柴担气昂昂离去。就是这般小小的摩擦，吃晚饭时，一家人不见了老二的踪影，寻到屋里，却见他悬在屋梁上。兄弟们大惊之际，慌忙之中却怎么也解不开绳索，情急之中忙拿菜刀去砍，人虽应声落下，却



早已断气，房梁上便落下一道永久的刀痕。

从此，那间老屋便成了空屋，无人敢去居住，听说夜间依稀有哀怨的哭声，老二媳妇曾向人哭诉道：她经常看见火一样的眼睛，在窗棂的缝隙里燃烧呢。随即不久的一天夜里，陈二媳妇就不知去向。直到一年以后，她才再次出现在陈家院里。她已另嫁了，这次回来不为别的，只为要带走她的小女儿。

母亲不信鬼神，但信也没用，因当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空房。好在我的哥哥已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有他在，也是母亲心理上的依靠。

我记忆中的童年，就是在那时常被关闭的老屋中度过的。老屋门前有一池塘，池塘边有粗壮的老柳。夏季，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总到柳树下，或洗衣或纳凉，孩子们则相互追逐，出一身臭汗，再“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洗个痛快，一时之间，池塘边洒满了笑声。

母亲却不大出门，她总是避开人群，掩上房门，独自在屋里忙活，并不时搜索我的身影，生怕我一不小心会失足滑落水里。在她看来，待在老屋，才是最安全的。

许多时候，我一觉醒来却不见了母亲，一缕阳光从木格窗棂穿过，洒在床头，屋内一片沉寂，我听到老鼠吱吱的叫声，再抬头看一眼房梁上的“月牙儿”，一阵恐惧立时袭遍全身。我想挤出门去，却只钻出了脑袋，身子被卡在门里不能动弹。我哭着，如丧家犬般，那种无助挣扎的心境，至今想来仍记忆犹新。我知道，母亲须待到太阳落山才能收工回来，那是我哭过许多次以后才慢慢领会到的。

只有日落西山时分，老屋附近才是我的乐园。我可以和伙伴们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尽情玩耍，或捉迷藏或过家家。我记得有一种叫得很好听的鸠鸟，只听见它的叫声，却总也找不到它影子。我和伙伴们无数次地满世界去寻，却终也不知道这叫声到底是从哪种鸟的嘴里发出的，因此我常吵闹着让母亲帮我去寻。不久，这样动听的叫声便被陈氏兄弟模仿得惟妙惟肖。他们将两手卷成筒状，笼在嘴边，鼓动着腮帮，“咕咕……咕咕……”跟真的鸠鸟叫的一般。我会禁不住奔到他们跟前，掰开他们的双手，看他们手里的鸠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每次就在我与他们闹成一片的时候，母亲总是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将我唤回，我那天真的童心立时会被撒落在老屋的沉寂之中。

不久，母亲将要带我离开那间老屋，因那老屋不是吉利的地方。那次母亲收工回来，看到我满脸泪痕，并上吐下泻。母亲吓坏了，硬说是撞了



邪。后来才知，是我吃了她放在案上的油桐子。

但无论如何，母亲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临行，我环视了一眼这个令我恐惧却又留恋的地方。我问母亲，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有鸠鸟？母亲说：她讨厌这种鸟的叫声，我们要去的地方很清静。望着母亲充满厌恶的眼神，我忽然想起当年陈二媳妇离开这里时的哭诉。我从来没有看见她所说的火一样燃烧的眼睛，在我的记忆，只留下那一声声幽怨缠绵、排山倒海的鸠鸣声，从门窗的缝隙里挤进屋来，钻进我的耳朵，似乎整整唱响了我童年的一个夏季。



## 姨 妈

时隔多年，姨妈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清晰。

那时母亲偶尔带我到离我们村仅三里来地的姨妈家。她与母亲坐在门前的大榕树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我那时听不大懂也不很感兴趣的话。我总是怔怔地看姨妈那弱智的孙女站在墙根流鼻涕的模样。姨妈不怎么爱说话。母亲说起与父亲的僵局，姨妈的双唇不由张了几张，却又无言，然后便是一阵悠长的叹息。母亲常说起我的姐姐，说起时眉目间便充满复杂的表情。我隐隐感到有太多的难题，全凝在大人们紧皱的双眉间。

那天傍晚母亲带我到姨妈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哭叫着追到村口的池塘边，早已没有母亲的影子。我虽知这般哭叫的狼狈，但揪心的伤痛令我怎么也止不住奔涌的泪水。

姨妈搬个小凳子，让我坐在她身旁。望着那些快乐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门前玩耍，我在心里不住抱怨着母亲的狠心。姨妈那弱智的孙女站在墙角，这回轮到她怔怔地望着我，她还不明白我何以竟如此的颓丧。由此我就又恨起我那时常引母亲牵挂的异父同母的姐姐，有几次我用牙齿死死咬住母亲的裤管，撕心裂肺地求母亲不要丢下我，而她却只在一旁冷眼旁观，那神情，仿佛想要一脚要将我这块绊脚石给踢开。

我与姨妈睡在织布机房里。她先用火笼将被窝烘热，我钻进棉被，看她咣咣咚咚地端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的模样，还有她不知困倦的背影。直到





困得睁不开眼时，她才帮我脱了棉衣看我入睡。我就在姨妈静静期待我入睡的目光里眯上眼睛，却又怎么也睡不着了。隔壁的牛屋里不时传来那小老头儿吸早烟的咳嗽声，还有牛的倒沫声。那老头儿比姨妈大十多岁，神情总是怪怪的，我很难将“姨夫”这样的称呼与他联系在一起。记得有一次我看见那老头儿独自在厢房里啃一根甘蔗，那是队里分到户里、窖在床下只有待到过年才能吃的。年幼的我不由凑上前去。老头儿没吱声，依然独自窸窣窸窣地啃着。这时被姨妈看见，她一把拉起我，回头冲那老头儿骂道：这吃死相的，独独地吃吧，撑死你！

凡事久了，都会适应的。随着时光的消磨，我已逐渐与村里的孩子们混熟。我们揪柴火垛上未收净的棉花，然后在橡皮盖子上插一根竹签，陀螺般地纺棉线。姨妈总是坐在大榕树下做她的针线，偶尔吆喝几声淘气的孩子，或伸头看一眼递到她跟前的我捏的泥人，还有我自织的勒在棉裤上的裤腰带。她时而像是很满意地点点头，时而又费神地眨几下眼睛。我看不出她眼里潜在的喜怒哀乐。她的儿子忽然爱上了妻妹，那妻妹长得标致年轻，生生将姐姐给挤对走了。姨妈常将爱怜的目光投向弱智孙女，唯那一刻，我感觉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从姨妈的眼底汨汨流出。

我便也常常在这种目光中沉沉睡去。

半年后，我被母亲接进城里。由于距离的关系，自此我再没回到姨妈的村庄。

那年春节，姐姐来家省亲。拉家常时提起姨妈。姐姐说姨妈的儿子跟妻妹结婚时姨妈曾前去她家找过她。她向我借钱！姐姐说。

母亲很关切的样子，说你该帮帮你姨妈！

姐姐说：“我没借给她，我自己还不富裕呢！”

姐姐再说什么，我已不愿再听。

我的眼前不由浮起一幅画面，在那个寒冷的冬季，飘着雪花的日子，姨妈的身影在雪地里默默无声地，渐行渐远……

——叫一声姨妈好沉重！



## 长风送

天有些凉意了，我光着小脚丫，蹲在外婆身后，一颗一颗地拾着落在那片荒坡地里的黄豆。外婆说：可怜见的，可别扎着脚丫！话音刚落，我那略显寒意的小脚已血流如注了。外婆说：该给孩子做双鞋子了！说的时候，她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像在对着远方的人儿独自呓语。

外婆说舅舅曾像我一样，跟屁虫般地跟在她的身后，一颗一颗地拾着落在荒地里的黄豆，然后放进小小的簸箕里，那豆儿在簸箕里滚来滚去，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动……外婆说的时候，抱着我的小脚，眼泪一颗一颗跌落下来，就像我小簸箕里的黄豆，密密匝匝。

我被外婆包扎着受伤的脚，一层一层，就像被包裹着一层一层的温暖。几颗星星眨呀眨的，照着小小的庭院。几缕头发飘在外婆额前，被外婆轻轻抵在脑后。我被外婆纤瘦的身影罩着，风在呼呼吹着，宛如深沉绵长的夜曲。

我又听到了外婆的叹息。我想像着多年前同样的夜晚，在这个小小的庭院，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象我一般坐在院中央的小矮凳子上，两手托腮，想着谁也猜不透的心事，抑郁得像个病人。其实他想着的也只是邻家有的自己却得不到的玩具。那男孩瘦瘦弱弱，仿佛能被夜曲般的轻风吹倒，外婆朝着那个小小的身影说：天凉了，进屋喽！

那男孩就是我从未谋面的舅舅！舅舅是外公最小的儿子。记忆中的外公沉默寡言，我远远地怯怯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琢磨着，这个家里怎么会







有这么一个怪怪的老头儿。他总令我欢畅的童心倍感压抑，虽然他从没大声跟我说过话，但仅就他一个眼神，足以令我不安。我不敢喊他外公，哪怕是他张开双臂要我近前。很久以前外公是修棉花车的高手，那时家家都有纺棉车，镇上还有一长溜儿的轧花铺也都是他的主顾。外公被方圆几里地的乡邻呼来喊去，肩上时常扛着那个油渍汪汪的布褡裢，那是他赖以养家糊口的家当。只可惜我记事的时候外公早就种地了，不再干那修理的营生。

外婆抽烟的，抽的旱烟。在外人看来，只有殷实人家的女人才有这种情况。外婆说那年有个串村的货郎来讨水喝，外婆待那人喝完水，坐下歇息时，将手里的旱烟递过去，那人毫不客气地接过烟袋吞云吐雾一番，正要告辞，舅舅的小身影出现在门路里，牵着那头被他牧得膘肥体壮的牯牛。舅舅怀里还抱着青青的嫩草，长寿辫子细细垂在脑后，一看就是一个富家仔。外婆说饿了吧？舅舅丢下青草，径直走向庭院角落，一阵清脆铃声响过，他掀开了那个吊着铜铃铛的磨盘，磨盘下面是红薯窖。他轻巧地翻身进去，上来时，怀里的衣襟里便裹着一兜儿红薯。他将红薯洗净，响响脆脆地嚼着，嚼得那货郎嘴里也吞咽着口水。外婆拿起一个红薯，递了过去。那货郎香甜地吃着红薯，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外婆那天总是心神不宁的，她想不通那个走村串户的人何以竟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当外婆向外公说起时，外公说：夜里该闭好门户了！

然而还是避免不了悲剧的发生。那晚，一伙人不知怎样就进了院子，将一个农家的院宅翻腾得一片狼藉。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伙人气急败坏，嚷道：人呢？一阵沉默。那伙人狞笑着，径直走向那个吊了铜铃的红薯窖。

他们将蜷缩成一团的舅舅从窖里拎了出来……

外公求亲告友地凑齐了一百块现大洋，到那个交款的村口，那个潺潺细流的漫水桥。等了整整一个夜晚和白天，但终没见绑票的匪徒将儿子送来，也不来取那将到手的大洋。

外婆怕那匪们记错了日子，与外公轮换地守着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时值隆冬，他们就这样在那个浸霜的小桥，守着那冽冽的寒风。

外婆说孩子走时只穿着单裤和夹袄，这大冷的天气，该不会被冻坏了吧？

于是外婆连夜赶制出一身新棉衣，她记得舅舅腰身的尺寸，她说孩子正长身子，要做宽大些才是。